

露珠之美

任文

冉冉升起，万道霞光染红了寂静的山庄，牛羊出圈，鸡鸣鸭叫，扛着锄头的农家人唱着小曲在田间地头劳作。露珠打湿了农家人的鞋帮和裤腿，和着庄稼人的汗珠一起洒向脚下的禾苗，滋润梦想。一只小黄狗摇着卷曲的尾巴在地头边漫步，一身金黄色的毛在霞光中闪闪发亮。绿色的田野，玉米、大豆、辣椒和野草，一起在阳光中茁壮成长。

早晨的露珠清亮，没有一丝污浊。那挂在草尖上的露珠好像无数的生命在颤动，晶莹剔透，绿得发亮。小时候，我们幻想着收藏露珠，用小瓶子盛满一颗颗露珠，与小伙伴们比谁的露珠多。夜晚睡觉，把藏着露珠的小瓶子放在枕边，睡梦中与小伙伴放飞一颗颗露珠，喊叫声中翻身惊醒，碰翻了未盖严实的小瓶子，露珠浸湿了枕头。

梦中的露珠带着童真童趣。行走在家乡的土路上，脚步常常与草亲密接触，像狗尾巴草、三棱草、燕麦草、蜻蜓草，山野田间随处可见。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草生活在你的身边，成为润眼的风景。晨起，行进在草地村庄，露珠唤醒你惺忪的睡眠，迎接明媚的一天。每一根草上都挂着一颗透亮的露珠，亮晶晶地看着你微笑。

我每每行走在带露珠的草木之间，欣赏每一株草的风姿，呼吸每一株草的清

香，就想起徐志摩的诗句：“草上的露珠儿，颗颗是透明的水晶球，新归来的燕子，在旧巢里呢喃个不休”。草带露珠，燕恋旧巢，多么富有生机的乡村图景。

其实，草木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。我们与草木生活在一起，才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，草长莺飞，拂堤杨柳，雨润花稠。被带露的草木丰盛的生活，才让我们生活得舒畅、悠闲；被带露的草木给予我们充足的氧气，才使人间到处如仙境、有花香。

与带露的草木相伴，让人与自然有一种天然的融洽与和谐，诗意地生活。草木生活在人间，人在草木间。因为，人的出生和草木一样，破土、生芽、长叶、结果、落叶，所谓“草木人生”，皆是韵味。

其实，草露出地面就带有湿润之意，就有了露珠。一颗颗晶莹剔透的露珠放飞希冀的梦想，春露香，夏露浓，秋露冽，冬露寒，四季皆有而景致不同。古往今来，吟咏露珠的诗句俯拾皆是。李白的诗“春风吹绿露华浓”，吟的是春露；白居易的“荷香清露坠”，吟的是夏露；李煜的“露华凄冷翠花愁”，吟的是秋露；陆文圭的“黄花犹带露，红叶已随风”，吟的是冬露。读白居易的“露似珍珠月似弓”“露白月微明，天凉景物清”。杜甫的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”，陶渊明的“道狭草木长，夕露沾我衣”，诗人笔下的草木情怀，耐人

寻味。这些出自诗人心声的诗篇，揭示大自然的的神奇魅力，让人为之震撼！

草尖上的一颗颗露珠，在阳光下像一颗颗珍珠闪耀，形成七彩的光环，犹如一个个美丽的童话。露珠是大自然对草木的装扮，草木才显得晶莹剔透，展示出短暂无华的绝美！虽然我不知道草木和露珠是否有过有趣的真情对话，但我坚信小草不会轻易摆动身子，否则露珠会掉下去的。清晨，从地面和花草树木里跑出来的水汽所形成的露珠，落到草木上，落到田野里，它把辽阔的田野当成了床，它把丰茂的草木当成了家，草叶上、花朵上、禾苗上，独享酣睡的甜美。

无数的露珠把美酒洒向人间，它落到小草上荡秋千，它落到水果上给其洗脸，它落到荷叶上摇曳摇曳，它落到瓦楞上闪闪发光……露珠用自己的美滋润了万物，奉献了真诚，留下了笑脸。

面对露珠，我静静地观看。默默地享受露珠滋润灵魂的那一刻，纤尘俱无，一片空净。经过露珠润泽的心，净如一朵莲花。我们在城市生活中，出入高楼大厦，应对一切烦心事，深感心灵疲惫。为了缓解工作与生活中的烦恼，我们不妨去城郊乡村走走，去看看草木，与草木深呼吸，倾听草木的呢喃，欣赏草木的纯美，让心灵也沾满露珠，使心灵在休闲中憩息，一切烦恼自然慢慢消失。

癸卯之秋，八月几望。黄昏时分，我回到了家，享受着团圆美满的生活。秋分以后，天河仿佛撕开了一条口子，雨未歇脚，麻坪川道小河涨水大河满，水流向前涌动。中秋赏月的雅致瞬间化为泡影，听涛不失为一种兴趣。

秦岭腹地，沟岔纵横，商洛水人家，有着八山一水一分田。承蒙山水恩赐，他们看淡了“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”的人生真谛，乘着时代的东风，温饱问题消失在昔日，拥抱着小康社会带来的幸福喜悦，家家户户过得殷实充足。

母亲和祖母早已备好饭菜，专等他们的儿子儿媳和孙子孙女回家吃饭。父亲站在灶房门口，笑嘻嘻看着他的孩子，问着工作和节日的安排。回家的感觉真好，有人为你立黄昏，有人为你煮可温。素的、肉的“煮馍”温在锅里，一盘吃过的炒辣椒段，一盘吃邻家宴席时给的辣鸡，一盘凉拌肉片，还有月饼、香蕉、葡萄、炒板栗……全呈现在桌上。吃晚饭，祖母就说吃这点点，够了吗？妻子说都吃撑了。每逢佳节，家里都会炸饅子，中秋节也不例外，母亲和祖母早已做好面坯，起锅烧油，父亲在一旁帮忙，有父母祖母的操劳，没有我和妻子什么事。妻子兴致盎然地追着她们的偶像剧，我不大喜欢，便听起了门前呼呼的涛声。

麻坪河水发出呼呼的声音，从门前流过。这条河道从我记事起，就一直发生着改变，上小学时原来任由河水冲开的土河堤，到上中学时的石砌河堤，再到现在的水泥浆砌石河堤，每一次修筑，都铭刻着村子发展的烙印。孤山，坐落在东麻坪河和西麻坪河的交叉地带，河道两边土地肥沃，樱桃树错落有致、粗壮成林，卖樱桃成了村民的致富经，孤山也从原来不知名的小山村变成了现在的全国文明村镇。麻坪河环绕孤山而过，从来不语，从原来的潺潺溪流到最近大雨发出的呼呼涛声，诉说着什么？你听，那是孤山人、麻坪人、洛南人为实现强国梦而发出特有的自信、勤劳、慈善、坚韧干劲儿的声音。孤山每一次华丽的蝶变，都留在了涛声的记忆里。

还有一条我时常魂牵梦绕的东牧羊沟河，流淌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，地图上没有标明，你是找不到它的，而它现在也成了我的回忆，这几天的雨，想必它也会涛声依旧。这条对我有养育之恩的河流，我吮吸了它三十年的甘甜乳汁。牧羊沟是我近几年才知道的名字，多么好听，多么美丽，多么有诗意，就像乳名一样。母亲从没告诉过我，但是东沟我却很熟悉，可能东沟就是东牧羊沟的简称吧。有一天，从外界知道了牧羊沟这个名字，我好奇地问祖母，牧羊沟在哪里？祖母告诉我就是我们生活的地方。很早以前，这条沟里的人都养羊养牛，漫山遍野“风吹草低见牛羊”，天然的牧场，山里人没有多少文化，养羊的居多，便取了牧羊沟这个美名。

东牧羊沟四季不干，从未断流，河渠也是溪水哗哗，不舍昼夜。这得益于从山间冒出来的泉水滋养，东牧羊沟的泉水看起来清澈，尝起来甘甜，是真正的山泉水。它从东牧羊沟发源，在孤山汇入麻坪河，最终流进洛南人的母亲河——洛河。听东牧羊沟河水的涛声，我常常如痴如醉，沉浸在儿时记忆中。如今客居孤山，遥远的东牧羊沟成了我的回忆。月圆之夜，梦里再一次听到了东牧羊沟河的涛声，和平时一样，呼呼、呼呼……悦耳动听。它的涛声就像我们山里人一样，朴实无华，善良厚道，任其野蛮生长，却很知足。

可爱的商州

代林泽

有一个地方，虽然没有新疆绚丽多彩，也没有甘肃那粗犷雄浑的西部风光，但在我的心里，它却是那么恬静，那么迷人，那么可爱。它就是我的家乡——商州。

当人们来到龟山或金凤山山顶极目远眺，看商州城美丽的景色时，一定会心旷神怡、赞不绝口，也会把商州的美景深深记在脑海里。

春天到了，万物复苏，柳绿花红，到处都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。丹江河岸和金凤山的桃树开出的花朵争奇斗艳，芬芳迷人，吸引着人们驻足拍照、合影，太阳都乐得合不拢嘴。不一会儿，春雨姑娘来了，地上的小草、小树苗和枝头的花骨朵们，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，瞬间变得更绿更艳了。

骄阳似火，天气无比炎热，这是夏天来了。原来的小树苗已经长成了大树，它们俨然一把把“遮阳伞”，在太阳的炙烤下挺身而出，为嬉戏的孩子遮挡着阳光。树上的知了成群地叫着，好像在说：“啊，夏天真热呀！”

大地一片金黄，那是秋天到了。银杏公园里的树叶一片一片落下来，如金色的小扇子在空中飞舞，不一会儿，地面上就铺了一块块漂亮的地毯。抬头看向远山，树叶有的绿、有的黄、有的红……大家都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，当你走到街上，会看见一筐一筐的红苹果、紫葡萄、绿香蕉，村镇上，农民伯伯正在采收金灿灿的玉米呢！

大雪纷飞，寒风呼啸，冬天到了。大地银装素裹，瞬间成为雪的天下。这个时候，只有山坡上耐寒的松树、公园里的小叶黄杨还是一片葱绿。如果见到一枝寒梅或一朵盛开的红梅，你一定高兴极了，会情不自禁地涌出“大雪压青松，青松挺且直”“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”吧。

天蓝，水清，草绿，花红……植被茂盛，万物竞秀，商州的景色多么美呀！还有二龙山水库，有新建的两河口公园、九鱼公园等，所有这些，宛如一幅迷人的山水画卷，让“22℃商洛”更加和美宜居。（作者是商洛市小学四年级一班学生）



我的家乡在秦岭深处北山里，在距县城一百五十里开外的偏僻农村。那里是夏日避暑的好去处，山清水秀，茂林修竹，清泉石上流，鸟语满山坡。绿荫掩映下的村庄，有鸡鸣狗吠、鸟语花香，偶尔从远处传来汽车的鸣笛声会打破村庄的宁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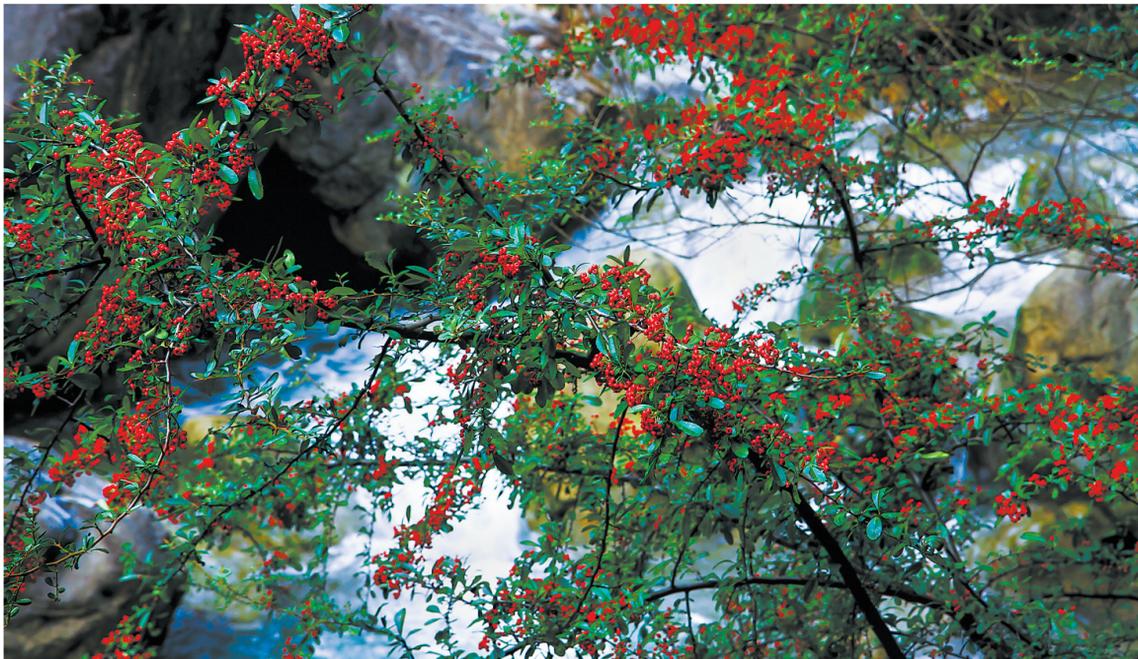
家乡的村庄是一个有着草木的村庄，带着露珠的村庄。村庄因草木而美丽，村庄因露珠而润泽。小时候晨起上学，村庄的孩子三五成群去山梁那边的学校，踩在原野的露珠上，迎着黎明的微光，翻过一面开满野花的山坡，蹚过一条叮叮咚咚的小河，边走边说笑取乐。露珠挂在草叶的笑脸上，也沾湿了孩子们的衣衫，打湿了破洞的布鞋。穿行在弯弯的土路上，调皮的男孩往往抢先女孩前边，用手轻轻抖动带露珠的草木，露珠滴在女孩子的脸庞或衣衫上，女孩的笑声里滚动着露珠，连山坡深处的鸟叫声一起弥漫开来……

山村学校升国旗的仪式中，嘹亮的国歌声在校园响起。一轮红日从山梁那边

商洛山

(总第2506期)

刊头摄影 刘发善



窗外的树

杨贤博

窗外的雨好大，如无形的无数洒水车从天上经过。起初，院子里的树木在雨来之前有风掠过时，晃动着枝头成熟的绿叶，树冠中夹杂着几片枯萎的叶子落下，在空中如蝴蝶，迷失了方向，湿淋淋地贴在地面，就一动不动了。一阵风过后，静悄悄着，空气如凝固般持续，黑压压的云层掠过楼顶，瞬间就来了雨。

雨，带着属于自己的声音，喇喇啦啦倾泻向地面。

地面是石砖铺就的，绕到各个拔地而起的高楼下，连通着每一个角落，再伸向丛林和绿化的草坪。雨大，水不知道去哪儿。水花在地砖上攒着，积攒得越来越多，地面形成了完全可以浸泡到鞋面的河。

这是白露后秋日里最洒脱的一场雨。雨给了院子里树木最好的福利，它们根深叶茂，而移植过来的树木并不根深。地面的土壤是堆积起来的，整个院子的地下是钢筋混凝土浇筑的地下车库，里面铺设着各种管道，车库分两层，更看不到一丝绿意。地面的树，包括水桶

粗的大树，能生根发芽，实在是奇迹，更是生命向上的那股顽强劲。

在酷暑的季节，时常看到数棵树的叶子卷曲，也看到无数棵树在阳光无精打采，它们时常渴望一场雨的滋润，甚至来一场大雨的洗礼，让身心洗个通透的澡。好在，时不时有管理者拉着长长的水管，进行一场人工浇灌，可惜那仅仅是根部被浇灌，甚至是表皮潮湿，树木几乎没有来得及吸收，管子又换了地方，或被很快收卷起来，刚渗入土的那一点水分被火辣辣的太阳蒸发。

院子里的树木，都是为这座城市里的人活着。它们活得艰难、活得坚强，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质，春来发芽，秋来落叶，在酷暑季节忍受高温暴晒，在冬季经受严寒风雪洗礼。

我是和这棵树一起进城的。我要看看屋后那片树被挖掘后运往城市的命运。它们被悄然装上卡车，在山路上相拥相挤，思量着属于自己的命运。经过了黑夜山路的颠簸，在高速上疯狂前行。天亮前，承载它们的大卡车总算停了下来，停放了数个小时后，它们在烈日

下已经饥饿甚至无精打采地没有了精神。后来，就来了吊车，它们一棵棵被卸了下来进入了小区。小区高楼林立，它们并没有被安置在一起，而是绕着这栋楼那栋楼在提前挖好的坑里安了新家。那些驼背的中年男人，穿着马甲再一次掏玩里的土，看似已经很深，玩的底部好像碰到了坚硬的东西，应该不是石头，而是水泥钢筋浇筑的车库顶部。树木就这样高低、大小参差着在吊车的轰鸣中，在指挥者的叫喊中竖起，那些中年男人很快给根部填满了土，四个干枯的木杠支撑着树腰，接着三五个人围着树根周围栽满了绿草和草皮，浇灌的师傅开始对大树灌水。树木，就这么从乡村走进了城市，开始了新的生活……

想当初，它们也逍遥自在地生长在山野，是那样的自由自在，漫不经心，脚下是厚重肥沃的土壤，本以为在山野里就这么日复一年地过一种无人问津、逍遥自在的生活，虽然很少见到人的身影，却能感受着三只五只的喜鹊或雀鸟在枝头鸣叫嬉闹。乡间的空气是鲜活的，土壤是湿润的，就是悬崖峭壁的缝隙间，都能彰显出生命的顽强。进城了，树也开始了一场迁移，开始了命运的一次考验。脚下的土地被扒开，被斩断了太多根系，根部被草绳缠绕捆扎裹着土壤的半圆形，从此进城。这不，无论马路或公园，无论小区或广场，都能看到这些树的身影，它们让这个城市显得更有朝气和生命力，更有历史和现代感。

城市是流动的，更是充满生机的。人和树都在涌动着，无处不在的开发与发展，彰显着一座城的生机勃勃，欣欣向荣。那些梧桐好像更适合于城市，硕大的树冠和比手掌还要大的叶子的绿荫，给车水马龙的大街与高楼耸立的大厦点缀着城市的色彩，勾勒出特有的美。再看那一排排国槐，散发着诱人的花香，绿叶间也时不时有鸟儿嬉闹追逐。地面的车子在行进，每个人都在忙碌着，几乎顾不上去欣赏这些树木的春夏秋冬。

时常做梦，梦见我就是那棵从乡村被移植到城里的树，在繁杂与喧闹中，在无人问津的日子中，坚韧地活成属于自己的样子。